法国的华人佛教道场之初步调查*

汲　喆⊙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华人佛教道场在法国建立的历史背景，并根据合法性来源和组织运作方式的不同，将巴黎大区的佛教道场分为“宗派佛教”和“会馆佛教”两大类分别加以介绍，认为移民结构的变迁和宗教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进一步改变海外华人信仰的版图，进而为中国宗教的分化与创新注入新的动力。

关 键 词： 法国华人　移民　佛教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汲喆，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早在20世纪初，佛教作为一种被信仰、被实践的宗教，而不是作为哲学或历史的研究对象，就已经随着越南移民在法国扎下了根（Jarnot 2001）。自20世纪60年代起，藏传佛教与日本佛教在法国迅速发展，并引起了大量法国土著居民的兴趣（Lenoir 1999）。19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安置了大量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来的难民，这批移民为佛教在法国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信众基础。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佛教徒的身份认同并不是以制度化方式确立的，而且又较少排他性，所以要确定法国到底有多少佛教徒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过，自19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和调查机构认为，从人数上来讲，佛教在法国已经成为继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四大宗教。根据1986成立的法国佛教联盟（Union bouddhiste de France）估计，在1976–1986年间，法国以不同方式信仰佛教、参与佛教活动的人数翻了一番，从20万人上升到40万人；1997年，这一数字达到60万，从而使法国成为在欧洲对佛教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Renon 1997）。法国佛教联盟认为，目前在法国对佛教有所信仰和实践的人数可能已达百万（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12），有近400个佛教中心分布法国各地。这一数字也许有所夸大。不过，来自非佛教机构的调查表明，佛教确实已在法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2007年4月，由市场与民意调查公司TNS–Sofres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La Presse Quotidienne Nationale, Régionale, Urbaine Gratuite et la Presse Hebdomadaire Régionale 2007），在法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约有1%自认为佛教徒，即约为50–60万人，与犹太教不相上下。法国天主教学院的佛教研究者Denis Gira（2009）也给出了同样的估计。

鉴于佛教相当迅猛的发展势头，最近十几年间，法国学界与媒体对这一外来宗教相当关注。然而，在既有的研究和调查中，我们却很难看到汉传佛教的影子。例如，Frédéric Lenoir（1999）在其《法国佛教》一书中，仅考察了法国原住民的佛教参与，而对移民的佛教未加讨论。Sébastien Jarnot（2001）的研究虽然基于法国260处各种类型的修行中心，但其中竟然没有一处属于汉传佛教。

当然，研究与报道上的空白绝不意味着法国没有汉传佛教（即以汉语为基本沟通媒介的佛教）的组织与活动。事实上，在目前法国的数十万佛教徒中，法国原住民佛教徒仍为少数，而70–80%实为亚洲移民，这些移民中又有近半数为操广东方言的华裔。只不过，汉传佛教的组织与活动大多偏向于华人社群。由于语言的隔阂，而且缺少专业、常住的宗教师，汉传佛教不似藏传和日本佛教那样明确地以法国原住民民众为主要传教对象，其佛教组织之间也没有形成东南亚、藏传佛教组织之间存在的那种联合。汉传佛教在海外仍然属于一种“族群宗教”，在华人社会以外没有显著的公共影响力。不过，在华人移民社会内部，佛教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我们不考虑有部分华人参与活动的东南亚、日本和藏传佛教机构，在法国也存在着多家华人佛教道场。法国华人移民大多居住在由巴黎市及其周边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省份组成的巴黎大区（Île-de-France），因此，这些道场也都基本上设在巴黎大区。本文首先分析汉传佛教移植来法的历史背景，然后再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资料，对这些道场的基本情况分类加以说明。

一、历史背景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留法学生当中、特别是在“一战”中被招募到法国的14万华工当中，可能有些个人的宗教信仰涉及到佛教。[①] 不过，在既有的史料中尚难找到这方面的证据。[②] 汉传佛教在法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宗教式传播，应该始于太虚大师（1871-1943）的欧洲之旅。[③] 1928年9月14日，太虚在法国马赛登陆，第二天到达巴黎。在随后一个多月中，他多次会见法国东方学者，并在以收藏古代佛教艺术品著称的吉美博物馆发表演讲。通过这些活动，他倡议建立“世界佛学院”、“巴黎佛教会”。以此因缘，1929年法国Grace Constant Lounsbery女士（1877-1968）也确实成立了“佛教友谊会”（Les amis du bouddhisme）。不过，其活动止于少数上流社会人士的知识和审美兴趣，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实践，而且最终也未能延续。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汉传佛教主要由于政治、语言等条件的限制，未能再涉足欧陆。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发生改变。当时，促成华人佛教道场在法国出现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华人移民的成长，二是1980年代以来汉传佛教、特别是台湾佛教的全球化。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辛苦工作，从印支地区逃难而来的华人移民已经在法国扎下了根。他们生活安定、经济富足，对宗教生活的需要也日益显著。另一方面，经过了60—70年代进入美国的初步探索，台湾佛教在80年代迎来了跨国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在1987年“解严”后，在政治自由化、信仰多元化和经济全面起飞的条件下，台湾涌现出大量独立于官方中国佛教会的组织，并迅速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社区扩张。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宗教政策的松动，也使大陆佛教人士与海外华人的接触成为可能。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在法国建设华人佛教道场的因缘也就成熟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道场”仅用来描述集体宗教活动的固定空间，而并非取自规范或法律意义上的定义。在法国，尚不存在由成规模的僧团聚众而成的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寺院”。华人佛教组织多由在家众管理，其法律身份通常都是根据法国1901年颁布的《自由结社法》建立的社团、协会，或者是附属于既有协会的宗教事务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华人佛教组织被法国国务委员会（Conseil d'État）认定为“教团”（congrégation religieuse），但这对他们举办宗教活动没有任何妨碍。[④] 因此，本文旨在依时间顺序对巴黎华人佛教道场的基本构成给出客观的描述，不评论各宗教团体所传法义的真伪之类的宗教性问题。只要是利用佛教符号资源、自我呈现为佛教组织的团体，我们都给予注意。

根据宗教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在法国的华人佛教大体上可以分为“宗派佛教”和“会馆佛教”两种形态。这二者也大体对应两种运作方式：前者多是新兴的跨国佛教运动的分支，后者则是移民社群自发形成的再地化的宗教组织。

---

① 有关“一战”时中国华工的综合研究，参见Ma（2012）；有关“一战”后中国学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参见Wang（2002）。

② 戴念祖（1990）称，1901-1907年间在英、德留学的中国人李復畿（Fo-ki Li，1885-1947）曾任“巴黎佛教俱乐部名誉主席”，但笔者尚未找到有关这一俱乐部的其他信息。

③ 相关活动的记述见于太虚（1931）；Pittman（2001: 119-124）。

④ 只有少数大型、稳定的宗教团体才能得到这种承认，例如越南一行（Thich Nhât Hanh）禅师在波尔多地区创立的梅村（Zen Village des pruniers）。根据法国佛教联盟提供的名单，在1988至2012年间，共有12家佛教机构得到了这种承认，其中10家属于藏传佛教。“教团”本是天主教的一个概念，类似于中国的“宗派”。其司法意义的确立实是十八世纪末以后政教逐步分离的产物，最初宗旨是要实现政治权力对宗教的监控。200年间，经过数次调整，相关法律所包含的政治监控的意义已经大为削弱。今天，它体现的更多是一种行政承认。因此，在法国，并非只有被认定为“教团”的社团才能开展宗教活动，相反，和依据自由结社法设立的团体相比，“教团”所受的限制还要多一些。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宗派佛教

在当代佛教场域日益分化的局势下，汉传佛教在过去30、40年中出现了不少新兴宗派，它们各有其宗教领袖、法脉传承和组织模式。象在其他地区一样，这些新兴宗派也在法国建立分支、培养信徒、举办活动。这些组织的宗教师都排它性地归属于各自的信仰宗系，其传教工作的重点是为了扩大本门本派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派佛教”。更进一步细分，这些新兴宗派中既包括坚持既有僧团的制度化权威、强调传承的历史连续性的佛教组织，也包括一些独立于传统僧团之外的新兴佛教或类佛教组织。后者大多由在家人士建立，强调其领袖具有与佛、菩萨相同的神圣地位和神异能力，不承认正统寺院僧团在宗教上的垄断性地位，因而常常受到正统僧团及其信徒批评。

观音法门　一支较早传到法国的新兴佛教组织是由自称“清海无上师”的一位女性所创办的“观音法门”。[①] 清海无上师生于越南，曾出家为尼，后又改为世俗形象。她曾在台湾传教，其教团1990年代初一度曾达到全盛期，并与传统僧团佛教发生了相当尖锐的冲突。目前，清海无上师在台湾已显势微，但其在世界各地的网点仍很活跃。1993年，她在法国建立了“法国禅定学会”，周末在巴黎东郊组织活动。在印支华人聚居的巴黎13区的一家素餐馆中，我们也能见到有关清海无上师的文字和影像宣传品，很多宣传品被译成多国语言，供来者免费取阅。

佛光山　在以传统僧团为中心的汉传佛教跨国组织中，最早来到法国的是由台湾星云法师建立的佛光山。佛光山是当代台湾影响最大的佛教组织之一，以国际弘法著名。早在1979年，星云法师就在美国成立了“国际佛教促进会”。1989年，星云法师曾受邀来法，参加在巴黎大区92省落成的越南“净心禅寺”（Pagode Tinh Tam）的开光仪式。正是在此时，他与在法华人、主要是来自印支地区的华裔移民建立了联系，并决定在巴黎设立佛光山的分支。1991年4月，星云法师派遣了两位弟子来法国做准备工作，一年以后，结合了不少侨商的“巴黎佛光协会”于1992年4月正式成立。起初，佛光山在巴黎大区77省购买了一座14世纪的古堡做为活动场地，不过，因为距离城区太远、交通不便，所以聚会较为困难。佛光山遂在巴黎华人较为集中的13区租下一个约80平方米的临时活动场地。1993年，佛光山转到靠近13区的巴黎近郊94省的一处场地。

佛光山在法国的中心组织严整、活动丰富，在巴黎华人中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巴黎佛光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均定期选出，而宗教事务则由佛光山派遣来的法师负责。

佛光山对法国的弘法前景抱有很大信心。位于巴黎东郊77省的碧西圣乔治市（Bussy-Saint-Georges）从2000年起，尝试依据宗教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建立一个文化园。于是在2004年前后，碧西圣乔治市和佛光山双方同意在该地建立一处佛光中心。2006年6月，该中心奠基。2009年，工程正式获得批准。2012年6月22日，“巴黎佛光山”终于建成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设在94省的原活动地点也关闭整修。

碧西圣乔治是一座约有23000人的小城（2010年数据），居民中超过一半是外来移民，亚裔比例高达35%（AFP 2011）。佛光山所新建的这个中心被命名为“巴黎法华禅寺”，它位于一个生态园区内，毗邻一座犹太教堂、一座老挝寺庙、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天主教堂。根据《欧洲时报》（2012）的报道，该工程耗资1600万欧元，其中80%的资金由台湾佛光山提供，20%来自信众募捐。法华禅寺总用地6750平方米，建筑占地5180平方米，可容纳超过1000人同时活动。这是欧洲最大规模的佛教中心之一，已成为国际佛光会的欧洲总部。2013年7月，法华禅寺开光并举办了“欧洲佛光联谊会”。

法华禅寺开放后，成为在法国最活跃的汉传佛教中心，除每周日的法会和每月一次的“禅坐共修

① 有关观音法门早期活动的详细研究，参见郑志明：《清海与禅定学会》（1998：57-170）；丁仁杰：《“清海无上师世界会”略述：对于当代台湾社会变迁中一个新兴宗教团体的初步介绍》（2004：525-540）。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会”外，周六还开设有读经、素食、电脑、法语、英语等社教课程，同时组织夏令营等参访活动。①

慈济功德会 就社会动员力和影响力而言，慈济在台湾可能还超过佛光山。不过，在法国，慈济的规模却不大，大约在2003年左右才开始有所活动，而且长期以来，只是借用一位台湾侨民在77省的家庭地址设立了一个临时联络站。通常，这个联络站只组织在法国为数不多的慈济成员的内部活动。只有在春节和佛诞日，才会租用场馆，组织开放的、可有100—200百人参加的聚会。2013年4月，慈济法国联络处终于在巴黎13区设置了一处专用场地，这也是慈济在欧洲的第一个正式的联络处。慈济的法国联络处与台湾在法的商业团体、政治机构关系密切，与法国官方、乃至大陆背景的组织机构、中文媒体亦有互动。

净宗学会 净宗学会是台湾净空法师创办的跨国佛教组织。2005年，净空法师来访法国，来自广东的移民F先生与之结识，从此开始组织小规模的宗教聚会。2006年，F先生正式注册了法国净宗学会，所需资金均来自当地侨民善款。起初，该学会租用了在巴黎13区开设的一家体育文化中心的场地，每周日跟随净宗学会的DVD集体修行。此后，该学会又在巴黎东南郊区的94省设立了固定的活动地点。

三、会馆佛教

宗派佛教海外道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与宗派权力中心认可，因此，对特定传承和领导者的皈信是其组织和运作的基础。即使有些道场在经济和管理上是完全自主的，它们在宗教观念和仪式上也是有明确归属的。与之相反，由华人移民根据同乡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各种“会馆”所设立的“佛堂”在宗教上却是完全独立的，其出发点是服务于由方言、血缘联系和相似的移民经历所聚集起来的移民团体。虽然这些佛堂也会在特定时刻延请僧人主持仪式，甚至会邀请僧人住馆数月提供宗教服务，但是在原则上，其管理完全取决于相应会馆的领导层，而定期改选的领导者们并不需要忠诚于特定的宗派、寺庙、法师或法门。一般而言，各会馆佛堂的基本活动相似，主要是周末聚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的拜佛以及各佛教节日或传统年节的法会。在这些活动当日，都会有免费素餐提供。不过，由于不同会馆的佛堂对宗教符号的选择和对仪式空间的设计不尽相同，从而各个佛堂也会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同乡会是海外华人社群内部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互助的典型组织。根据《欧洲时报》2007年的一篇报道（萧良 2007），当时法国华人社团就已超过90个，其中约三分之一都是同乡组织，现多依地名称为“某某会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会馆纷纷辟出空间，成立佛堂，组织宗教活动。在此，“佛堂”只是私立宗教场所的一个通称，并不意味着必然有明确的、制度性的佛教认同。在佛堂中，一般会有观音等大众化的佛教神祇，但是，财神、土地公等民间膜拜或其他地方膜拜的神祇也会同室供奉。法国拥有佛堂的会馆多为印支华人设立，其宗教习俗的综摄性特征相当突出。

法国华裔互助会玄武神坛 法国华裔互助会是印支华人的一个协会，成立于1982年，位于巴黎13区，主要领导成员多为潮州籍华商。1986年，该协会决定建坛，供奉其家乡的道教神祇玄天上帝。不过，当该会人士回到广东玄武山玄天上帝庙分香时，此庙已为当地佛教协会所用。有此因缘，该会也供奉了观音像，所建膜拜场所全称为“观世音菩萨玄武山佛教神坛”，1989年1月29日由时任广东汕头佛教协会会长的定持法师主持开光。每年春节巴黎13区华人游行时，游行队伍通常从神坛出发。

广东会馆广肇佛院 广东会馆成立于1989年，其广肇佛院则建成于1992年，位于巴黎大区94省。之所以名为“佛院”而非“佛堂”，乃是采自星云法师的建议。在星云法师看来，“‘佛院’比‘佛堂’有更大的包容量，其正信程度也较高”（1992）。1992年10月4日，广肇佛院邀请星云法师主持

① 有关该中心活动的详细信息，可查询其网站 http://www.ibps.fr/.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佛像开光。当时广肇佛院的部分资助者也在星云法师的影响下加入了佛光会。广肇佛院的建筑有明显的中式风格，除供奉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外，也供奉财神、妈祖、太岁。

海南会馆佛堂　海南会馆也位于94省。1992年10月，星云法师访法期间，除为广肇佛院开光，亦曾到海南会馆佛堂普照。该佛堂供奉的是海南地方神祇水尾娘娘。有趣的是，1994年，中国大陆的净慧法师（1933–2013）来法时，亦曾受邀来到海南会馆主持仪式。不过，两位法师均从正统佛教的立场出发对海南会馆佛堂提出了改宗意见。星云法师建议海南会馆改奉观音菩萨，净慧法师则为会馆人士授了方便皈依，并赠送了佛像。

潮州会馆佛堂　潮州会馆成立于1986年，位于巴黎13区。1992至1993年间，该会馆建成了一个佛堂，面积约200平方米。1994年1月15日至2月13日，率中国佛教文化代表团访法的净慧法师为佛堂的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开光。在这次访问期间，净慧法师举办了12次法会、5次讲座，指导了七日禅修。1月23日，净慧法师还在潮州会馆举行了皈依仪式，为92人（包括数名法国土著）授三皈依，颁发皈依证（净慧1994：95）。这大概是有史以来在法国举办的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汉传佛教皈依仪式。[①] 此后，潮州会馆佛堂与净慧法师所住持的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保持了多年的合作，佛堂设置在柏林寺帮助下庄严完善，亦常有柏林寺的僧人被请到会馆小住数月，主持宗教活动。潮州会馆佛堂在诸会馆佛堂中一度声誉颇隆，该佛堂不少信众对柏林寺的法师感情深厚。

最近数年间，由于会馆领导层的更换，该佛堂与柏林禅寺已无系统的合作。受邀来主持佛堂者多为广东、江浙一带寺院的法师，佛堂风格亦趋于民俗化。2007年8月，原来石质敦煌壁画主题的浅浮雕前被安放了十八罗汉像，由汕头叠石玉佛寺达隆法师、宁波招宝山宝陀寺法正法师、南京毗卢寺传义法师等主持开光。2008年，该佛堂又举行了道教神祇黄大仙和关圣帝君安座开光仪式，仍由达隆法师、法正法师等共同主持。（图1）

图1　2008年2月6日，巴黎潮州会馆农历除夕超度法会。（摄影：汲喆）

总地来看，该佛堂与大陆僧团合作较为密切，成立后曾多次接待来访的中国僧人。例如在2000年10月，就接待了当时以国家宗教事务局杨同祥副局长、中国佛教协会圣辉法师率领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同时，潮州会馆亦数次组团回中国大陆朝拜名山祖庭。

福建会馆佛堂　福建会馆位于巴黎13区，成立于1990年，亦称旅法福建同乡会，其佛堂则建于1999年，由浙江普陀山普济寺僧人悟根法师主持了开光仪式。佛堂面积约500平方米，主要供奉有南海观音和妈祖。1999年2月，该会亦曾邀请泉州南少林寺两位武僧来法表演武术。

法国华侨华人会法华寺　法华寺由位于巴黎东北93省的法国华侨华人会开办。法国华侨华人会成立于1972年，是法国最早的华人社团之一，目前的领导层多为温州籍华商。法华寺2000年7月30日正式开放，由净慧法师主持开光典礼。法华寺占地约1000平方米，包含多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多重空间，应该是目前会馆所办最大的佛教道场。起初，法华寺邀请浙江普陀山的僧人主持法务，2003

① 对这次访问中的活动，净慧法师的弟子明海法师（1994）以日记的形式做了详尽的记载。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后延请来自台湾的比丘尼慈青法师主持，影响日渐增大。

因有僧人常住，法华寺保持了汉传佛教寺院的基本功课，每日均有早晚课诵。每逢周日、农历初一、十五，通常有100—300人前去参加活动。重大节日期间，寺中需外请法师共同主持仪式，参与活动的华人数以千计。值得一提的是，法华寺香火旺盛，善款收入颇丰，为中国大陆募集的慈善捐款的数额亦相当可观。据常和（2009）统计，在2002-2008年间，法华寺为大陆慈善义捐超过36万欧元，其中2008年为四川地震灾区即捐款10万欧元。（图2）

图2　2011年8月14日，巴黎法华寺盂兰盆节“三时系念超荐法会”大殿外烧香的人群。（摄影：汲喆）

无论是跨国佛教组织的分支，还是会馆佛堂，都具有组织膜拜、仪式服务、流通善书等相似的宗教功能。对于普通信众而言，这些道场是他们个人宗教修行、获得精神慰藉的场所，同时也是他们在一个相当复杂的移民环境中扩大社会交往、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方式。对有些较为投入的信众来说，每周日去做义工、参加法会，实际上构成了他（她）们最重要的公共生活。从宗教活动组织者的角度来看，道场的目标或在于弘扬某种法门，或在于为社团成员提供服务，但不能忽视的是，宗教活动也是主办者扩大影响、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不能聚集相当可观的经济与社会资源，是办不了宗教场所的。因此，宗教道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组织者的实力的一种证明，也是社体内部团结一致的象征。道场如果人气旺盛，在经济上平衡甚至盈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上述各佛教道场几乎都提供长明灯、莲位等付费的宗教服务。每年农历新年时，很多华人都保持着除夕夜烧头香的习俗，这也正是各道场获得较大宗供养的一个机会。

四、新移民与宗教的全球化

总地来看，目前在法国华人社会当中，以温州移民为主的基督教信仰（Pan 2011；Cao 2013）、以印支移民为主的杂糅佛道信仰、由跨国组织推行的佛教等不同类别的新兴的宗教运动可谓三分天下。[①] 未来，两大因素将决定法国华人宗教版图的变迁。一是华人移民结构的变化，二是宗教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

首先，法国华人移民增长迅速。根据法国国家人口研究院（INED 2013）的统计，1994年至2008年，每年在法国大城市的获得合法长期居留的移民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数比例从1.1%（1358人）上升到5.6%（11893人）。仅在巴黎大区，1999至2005年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年增幅就达9.5%，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增幅（INSEE 2008:4）。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华人移民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在1970年代的印支移民潮和1980年代开始的浙江移民潮之后，过去十几年间，来自中国北方的非法移民（李明欢 2008；Paul 2002）和留学生也大量增加。一些研究者推算（Beraha 2012），目前在法国的华人移民总计约45万，而其中非法移民已达5万左右。中国留学生的迅速增加更是有目

① 有关巴黎大区的华人移民群体及其各种宗教场所的归属与分布的总体概述，参见Ji（2010）。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共睹。2002–2007 年间，中国留学生来法人数每年以 20% 的速度递增（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2009）。到 2010 年，中国已成为法国外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Prioux et Barbieri 2012:602），目前以学生身份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有 3 万之多（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ètrangères 2013）。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很多宗教场所，都能发现没有正式的同乡组织、地域宗教特征不甚鲜明的北方移民的身影。而青年学生，业已成为法国基督教的一支新生力量（华桦 2009）。就此而言，新移民的佛教参与也值得进一步观察。

移民的增加为华人宗教的全球化创造了基本条件。到 2010 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 4500 万，而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当中（王辉耀、刘国福 2012）。在这一背景下，华人宗教的全球化方兴未艾。除了基督教、佛教这些传统宗教以外，法轮功、一贯道等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宗教运动亦能在海外移民中得到发展。在佛教方面，大型跨国组织从英语国家向欧洲地区的拓展已渐入佳境。2012–2013 年间，佛光山欧洲总部和慈济在欧洲第一家联络站在法国的相继建成，就这种拓展的标志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僧团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建立跨国组织的财力。如果政治和人才条件允许，大陆的汉传佛教团体未来也有可能在法国乃至欧洲参与佛教国际化的竞争。① 另一方面，互联网和即时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大大减少了宗教跨国传播的成本，从而使一些相对小型的宗教团体也能够克服距离、国境和财力的限制，获得在全球发展的机遇。例如，由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卢军宏创立的以佛教仪轨为主要救赎和治疗技术的“心灵法门”，在 2010–2011 年间才开始进入法国，现已赢得了不少信众，而且其中骨干多为大陆留学生或在法读书后留法工作的青年华人。他们尚未开设固定道场，但借助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团体领导者和信众的直接互动，并保持有效的组织与动员。② 这一案例表明，新移民和全球化使原本就充满异质性和创造力的中国宗教在前所未有的空间中得以重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宗教传播范围的扩大，更意味着宗教认同、组织和互动模式的更新。

参考文献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2009. « La coopér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 » : http://www.ambafrance-cn.org/IMG/pdf/La_cooperation_universitaire_franco-chinoise.pdf.

AFP. 2011. « Deux pagodes, une synagogue et une mosquée côte à côte en Seine-et-Marne », 11/10/2011, http://www.paris.maville.com/actu/actudet_-Deux-pagodes-une-synagogue-et-une-mosquee-cote-a-cote-en-Seine-et-Marne_-2013365_actu.Htm.

Beraha, Richard. (dir.) 2012. *La Chine à Paris. Enquête au cœur d'un monde méconnu*. Paris : Robert Laffont.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USA). 2012.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for 2012: France”, http://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wrapper.

Cao Nanlai. 2013. “Renegotiating Locality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Religious Diaspora: Wenzhou Christian Merchants in Paris, France”,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4:1: 85-101.

Gira, Dennis. 2009. *50 clés pour comprendre le bouddhisme*. Paris : Bayard.

INED. 2013. « Flux d'immigration par nationalité détaillée depuis 1994 », http://www.ined.fr/fr/france/flux_immigration/tri/.

INSEE. 2008. *Île-de-France à la page*, Paris : INSEE, n°293, janvier 2008.

① 河南登封少林寺已在法国注册了“法国少林学院”，但尚未开展实质性的宗教活动。

② 对于“心灵法门”这一新型的移民宗教团体，笔者将另文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Jarnot, Sébastien. 2001. « Historique et organisation des bouddhismes en France », *Hommes et migrations* 1234: 103-110.

Ji Zhe. 2010. « Territoires migratoires et lieux religieux : cartes des religions des Chinois en Ile-de-France », Lucine Endelstein, Sébastien Fath et Séverine Mathieu (dir.), *Dieu change en ville*, Paris, L'Harmattan, p. 137-155.

La Presse Quotidienne Nationale, Régionale, Urbaine Gratuite et la Presse Hebdomadaire Régionale. 2007. *Les Français et la Religion*. http://www.tns-sofres.com/_assets/files/050407_religion.pdf.

Lenoir, Frédéric. 1999. *Le bouddhisme en France*. Paris : Fayard.

Ma Li. 2012.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 CNR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ce). 2013. « La France et la Chine », http://www.diplomatie.gouv.fr/fr/pays-zones-geo/chine/la-france-et-la-chine/.

Pan Junliang. 2011. « Les protestants français et l'Asie : l'exemple des Chinois en France », Sébastien Fath et Jean-Paul Willaime (dir.), *La nouvelle France protestante. Essor et recomposition au XXIe siècle*, Genève, Labor et Fides, p. 290-299.

Paul, Marc. 2002. "The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Paris", in Pal Nyiri and Igor Saveliev (eds.), *Glob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 Trends in Europe and Asia*, Aldershot: Ashgate, 2002, pp. 120-126.

Pittman, Don A. 2001. *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Taixu's Refor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rioux, France et Magali Barbieri. 2012. « L'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récente en France : une mortalité relativement faible aux grands âges », *Population-F* 67 (4) : 597-656.

Renon, Alain. 1997. « La « tentation » bouddhiste en France », *Le Monde diplomatique*, décembre 1997, p. 29.

Wang, Nora. 2002. *Emigration et politique: l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19-1925*. Paris : Les Indes savantes.

常和：《略窥居士管理之佛教寺庙型态——以巴黎法华寺为例》，发表于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论，电子版见：http://www.baohuasi.org/gnews/2009418/2009418121140.html.

戴念祖：《我国第一个物理学博士李復畿》，《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1990年第4期，第32–36页。

丁仁杰：《社会分化与宗教制度变迁——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考察》，台北：联经，2004年版。

华桦：《巴黎华人留学生信仰基督教特征研究——以巴黎部分华人基督教会中的留学生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第64–73页。

净慧：《花都法雨》，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李明欢：《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分析——以传统、制度与市场为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06–113页。

明海：《法海拾贝》，1994，http://www.guiyifo.com/fashi/fashi_cffg.htm.

欧洲时报（综合报道）：《"巴黎佛光山"在77省碧西市向四方信众开放，欧洲最大佛寺在法国落成》，《欧洲时报》，2012年5月23日。

太虚：《太虚大师寰游记》，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

王辉耀、刘国福主编：《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NO.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萧良：《法国华人社会的变迁》，《欧洲时报》，2007年9月30日。

星云：《星云日记》，1992年10月4日，http://www.fgs.org.tw/master/masterA/books/delectus/diary/19–3.htm.

郑志明：《台湾当代新兴佛教（禅教篇）》，嘉义：南华管理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

（责任编辑　杜　澄）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he Taoist Process of Chinese Nestorianism in Ming Dynasty

Wang Ka

Abstract: Nestorianism became feeble and die in Mainland China in Ming Dynasty, which wa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folk Buddhist and Taoist faith.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discovered in Pingya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this article has the viewpoint that this inscription will provide a new phys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whereabouts of Nestorianism after declining in Mid-M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hrine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aoists in the temple demonstrates that this Nestorian temple is the typical example of excessive Buddhist and Taoist tension. Judging from the macro background, the tombstone was set up in Jiajing forty-one (1562), when Nestorianism was completely sinicized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middle of 16th century. That is to say, Nestorianism was integrated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subject in mainland China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and folk beliefs into one.

Keywords: Nestorianism, Ming Dynasty, Shrines, Taosim, sinicized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Chinese Buddhist Temples in France

Ji Zhe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Buddhism temples building in France, divided Buddhism temples of Paris district into two categories of "sectarian Buddhism" and "hall Buddhism" and respectively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legitimate sources of and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organization oper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globalization would further change the landscap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beliefs, and then add new momentum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religions.

Keywords: Chinese in France, Immigrants, Buddhism, Globalization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